



左氏

四

五

隱 桓

自六年尺子六年  
自元年五二年

服部文庫
117
207
3



117  
207  
3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

隱六年盡十一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和而不盟曰平**

渝羊朱反變也

和而不盟曰平。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為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泄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

山。蓋反。艾五。

春秋左傳

卷之四十一

及古



他

秋七月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皆放此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皆放此

雖無至放此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此註用公羊為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

也數

也

冬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

上有伐鄭圍長葛長

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

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易以豉秋取至反傳同

義曰經書冬傳言秋丘明為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

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

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

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為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為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為惡鄭故杜以為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既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而取之也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乘其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非杜氏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變也公之為公

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

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

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壤如掌反使所吏反渝變至更成○正義曰

水火充 及古蜀

是以

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孤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孤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翼九宗

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翼晉舊都也唐

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

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

夫○頃音傾長丁丈翼晉至大夫○正義曰唐

反下文及註同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

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於懷氏一姓九族及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為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

賑

父新為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為文者義皆同此也納諸鄂晉人謂之

鄂侯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

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

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鄂五各反不復扶又反下同至放此

○正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

不云闕若鄂直言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註云隨晉地

鄭人侵衛牧註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

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

嬰齊卒于狸服並註云闕是也亦有雖知某國之地註亦云闕則隱十一年蘇忿生十二邑註陘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

唯此獨闕故也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呼報好

皆

反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註** 成猶平也 **註** 五月庚申 ○正義曰案經盟于艾亦

以統之故別言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

**寶也君其許鄭** **註** 五父陳公子佗 **註** 佗徒何反 **陳侯**

**曰宋衛實難** **註** 可畏難也 **註** 難乃旦 **鄭何能為遂不**

**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

**惡不悛從自及也** **註** 悛止也從隨也 **註** 悛七 **雖欲救**

**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

**鄉邇** **註** 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邇

發

○燎力召反又力弔反鄉本又 **其猶可撲滅** **註** 言不

作嚮同許亮反近附近之近 **周任有言** **註** 周任周大夫 **註** 音壬 **曰為**

**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註** 芟刈也夷殺也蘊積

也崇聚也 **註** 去起呂反芟所銜反說文作發匹木反

也崇聚也 **註** 云以足蹋夷草蘊紆紛反信如字一音申

○秋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

**宋衛齊鄭禮也** **註** 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

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

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 **註** 為于偽反糴直 **註** 告

歷反見賢遍反 **註** 及古同

寺火充 卷之四四

饑至之賢○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恕之不得自不輸粟空言他人故知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經此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已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輸粟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無經而發故解傳意見隱之賢諸無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放○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

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焉依如字或於虔反非雍於用反左音佐是周公黑肩事見桓十八年傳右音祐又並如字

也幽王娶申女為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以西都偏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尚書國語史記皆畧有其事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饒○饒其器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註**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姊

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嫡本又作適同叔姬至故書○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下歷反有姪姊與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姊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魯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姊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

例賈云書之者刺紀貴叔  
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

滕侯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

滕國在沛國公丘

縣東南

音貝 滕侯卒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

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

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

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

世為君而云齊景亡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註亦

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

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

滅齊所

夏城中丘

城例在莊二十九年

中丘在琅邪臨沂縣

東北

琅首郎 沂魚依反

八疑城例即二十九年

臧元

元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例在襄九年

諸聘至九年 正義曰聘禮使者

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

存問也玉人執云璋圭璋璧琮八寸以觀聘註云八

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

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註小行人

云使卿大夫覲聘降其君瑞一則侯伯之臣圭璋

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

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註云二

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

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

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

春秋左傳

卷之四六

及古曷

共縣東南有凡城。○共音恭凡字本作汎音凡戎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疆越不書

凡伯敗者單使無眾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

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使所吏反下同見賢

反。○既言伐知其鳴鐘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

已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

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

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

文。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子嘉歸

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

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者。則

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君引

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稱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

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

告同盟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

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

親。故曰息民。○好呼報反註同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

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

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

傳博采眾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

凡諸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

總號。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

春火流。卷之四七。及古蜀。



故總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丘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雖意是舊典，而辭出丘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是禮。繼好息民，是禮之大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為禮之常法。丘明之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事諸發凡者，莫不盡然。以此為例之初，故特言之。○此言至放此。○正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謂之禮經，不言凡例，則云不書于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二句。二句者，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為二句也。然則九年凡兩自三日以往，為霖不以為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

下

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夏城中丘。史策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

**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

盟在六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

**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

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為

偽反，註為宋同。援。○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

**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朝而至卿寺。○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

且簡也似

春和政

卷之四

漢古

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今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

楚丘以歸

傳言凡伯所以見伐○陳及鄭平

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

涖臨也壬申及鄭伯盟軟如忘

○軟色洽反軟血也如忘○正義曰軟謂亡亮反服虔云如而也

口遺忘物然故註云志不在於軟血也服虔云如而似臨軟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

也策祝史讀以告神非軟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簡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已忘洩伯安知其忘而

之且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洩伯鄭洩駕

故有

○洩息列反鄭良佐如陳涖盟

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治直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

妻

○妻七計反鄭伯許之乃成昏

至出奔傳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

北有垂亭

春火克

侯反

句古

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

及古月

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

○宛於阮反

鄭宛鄭至東南○正義曰內卿貶則去族外卿貶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鄭釋泰山之祀使來歸祊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其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州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乃

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無傳襄六年傳曰祀桓公

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之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

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見賢遍反

**襄六**

至以名○正義曰同盟赴名

好呼報反自有成例而引祀桓公者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祀桓公為例祀桓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也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與惠盟故以名赴隱也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父雖薨得以名赴彼子以此名嘗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未與彼君對稱故也

**辛亥宿男卒**

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

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

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所得記註本末不能皆備故○宿與音預下不丁報地主與之元年至備故○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不自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註云大夫盟於某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為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各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

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行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侯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十年滕侯卒傳口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及僖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君嫌歸生無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嫌見偏成昏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丘明所得記註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為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發者以記註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丘明作傳因記註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周公舊凡於記註之文散在諸事丘明作傳因記註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

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正義曰春秋之例

莞

公

春秋

卷之四

齊

國以大小為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即僖公也此盟平宋衛也齊為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為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温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温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八月葬蔡宣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人微者不嫌敵公

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菀縣北

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

○邳蒲悲反間如字

莒人至來間○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公不言貶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侯會伯千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

螟

無傳為災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卒而後

賜族故不書氏

○斂力驗反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

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

遇于大丘

大丘垂也地有兩名

○正義曰地有

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大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大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各氏互見非例也

春秋

卷之四十二

齊

存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

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

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

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

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

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

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

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泰山如字東岳能復扶又反守手又反

近附近之近下同又如字

成王營

成王營邑於洛以為

居士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

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

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宿之邑鄭請易

許田而來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

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

亦受祊田以為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

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

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田近鄭祊

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

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慮將不

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

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

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

欲為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為

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

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

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土猶魯

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  
 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  
 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  
 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  
 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  
 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  
 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為諸侯皆有  
 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  
 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  
 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  
 為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  
 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馮  
 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有近許  
 國始名為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夏虢公忌父  
 始作卿士于周 周人於此遂畀之政 二反 ○四  
 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

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  
 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陳大夫禮逆  
 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  
 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鍼其廉  
 反共音恭 鍼子至後祖 ○正義曰先配後祖多  
 本亦作恭 有異說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  
 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  
 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  
 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眾以配為同牢食  
 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  
 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  
 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為被道之祭  
 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  
 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  
 祭火流 卷之四十四 及古

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為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與

音預**○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畧從國辭上有

註

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音背

**○言鄭至丙戌**正義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遙一周則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為日誤長歷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為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下者**○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好呼報反下同**○冬齊侯使來告成**

**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

春秋左傳

卷之四十五

及古

且忽萬曆本作耳忽屬上句



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

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

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為

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

媯汭故陳為媯姓○汭如因其至媯姓○正義

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居于媯汭其後因

為氏姓姓媯氏武王克殷得媯滿封之於陳是舜由

媯汭故陳為媯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

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

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媯之土而

命之氏○胙才故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胙才故

曰陳○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

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為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

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其事

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

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傍支別

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

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

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

氏猶家也傳稱盟與子哲氏逐庾狗入於華臣氏如

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

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

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

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

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

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

于

春火流

卷之四十六

及古閣

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  
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  
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  
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  
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媯滿之徒  
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  
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  
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盡賜  
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  
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  
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  
侯之臣義無與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  
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  
既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  
以其位絕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  
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者升  
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死父  
爲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

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甲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章  
無族者魯之暈挾柔溺各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  
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  
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  
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  
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  
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  
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  
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  
夷更使爲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  
姬不是因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  
黃帝姓也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  
因氏其王父字爲諡因以爲族或使卽先人之諡  
稱以爲族諸侯至爲族○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  
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諡因將爲族  
以諡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

以諡為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  
 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  
 釋例曰舊說以為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  
 於鄭祭仲為祭封人後升為卿經書祭仲以生賜族  
 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  
 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  
 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為長幼  
 之字二者皆可以為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  
 幼為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  
 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為  
 子人氏不以仲叔為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為  
 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  
 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  
 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貽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  
 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  
 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由  
 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

以王父之字為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  
 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青則亦  
 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  
 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  
 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  
 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  
 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  
 得稱公會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各行及其死也則賜  
 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為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  
 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為文言以王父字耳公  
 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  
 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  
 仲遂叔貽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註並云字  
 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  
 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  
 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  
 耳其公孟彊世本以為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彊與季  
 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

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  
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為卿君賜之族蓋以此  
卿之字即為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  
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  
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官有世功則  
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有官族邑亦如之**

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

皆稟之時君

○稱尺

謂取至時君○正義曰舊

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為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

命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

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為證韓與司城非

公命以

字為展氏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

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

經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

南氏季字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今正月

○電徒練

反雨雪于○大雨震電○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  
付反傳同○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  
為雷陰激陽為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雷是雷光僖  
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為震故  
何休云震雷也○大雨雪○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  
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  
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蠡亦稱為雨故下雪稱雨  
雪也平原出水為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為大雪不  
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為  
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  
則自天而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  
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

挾卒音協

亦與雪同。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

秋七月

華 華戶化反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

酉始雨日。霖音林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庚辰大雨雪亦如

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

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為

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此解至

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

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本亦作供。鄭伯為王左

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

人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郛欲以說宋而宋猶不

和也。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

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往告之。冬公會齊

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

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直結

說宋音悅宋使所吏反註同故復扶又反補

更

春秋左

卷之四 二十

及古

子

覆扶又反註及下同  
伏兵也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

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

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

勅領反解音先者至以逞○正義曰嘗寇速去知

獲鄭人也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

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

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

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

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

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為

過 一 土

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從之戎人之前遇

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

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聃乃其反衷戎

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

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

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

死也○衷丁仲反又音忠○為三至死也○正義

也○禮於計反處昌慮反○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

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

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

之中殪死也釋詁文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也

○駐丁十

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

事火流 卷之四二十一 及古

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令力呈反

要於遙反

○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為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為文以總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傳言正月

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

知經二月誤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公子鞏不待公命而貪

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

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鞏專行非鄧之謀也

及例在宣七年

○去起呂

反傳同

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

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取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會計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為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鞏專行非鄧之謀釋例曰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為名故取去其族齊為侯伯鄭伯又為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也案四年鞏固請而行故取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取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鞏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鞏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畧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命故不書此則公會齊鄭

于中丘已為師期。輦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

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菅古頑。反陳直觀。

反。○齊鄭至宋地。○正義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鄭後

至得郟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郟古報反。字林又工竺反。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林又工竺反。

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正義曰。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在陳留易以豉反。傳同。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眾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註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氏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留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傲戴為熾留。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在陳留易以豉反。傳同。

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眾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註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氏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留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傲戴為熾留。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在陳留易以豉反。傳同。

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眾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註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氏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留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傲戴為熾留。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春秋

卷之四二十三

及古

載

宋本共作載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

鄧為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

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尋

九年魯地○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

伐宋而更為此會為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

例曰盟于鄧盟于犂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

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

告○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

非公本期釋鞏之去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

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

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會不至日誤○正義曰六月無戊申者

功

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三

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

誤月不誤長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誤

壬戌公敗宋師于

菅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

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

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頗獨進兵以入郟

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公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

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

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

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

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之郊勞魯侯

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勞力報反註同餼音許氣反

者至王爵○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壁勞周禮司

儀曰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饗餼勞案禮

饗餼乃是既相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

以熟食曰饗生牲曰饋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饌故以

饗餼言之非謂大禮之饗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

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

勞去竟首于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

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抵殄牽

侯伯四積于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

雖是牽亦或有熟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

禮註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

男十里近○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

郊各半之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

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承虛入鄭蔡人從

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

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

者軍旅之通稱○稱尺證反三國至通稱○正義曰

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

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徑以取告不以

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卑師少宋衛既入鄭

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

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

春秋左傳

卷之四二十五

乘

左

禮

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

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歷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

有戊寅上有八月下 ○冬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命

有冬則誤在日也

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

薛息十有一年至來朝正義曰十下言

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畧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

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邾也榮陽縣東有釐城鄭

地也 ○邾音來釐音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與謀曰及還使許

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

○與音預

謀至昌縣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稱

會于邾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

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

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

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

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

滅之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

四世為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

春秋左傳卷之四 二十六

善 他

諱也。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弒，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弒，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為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賦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涂。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惡，知為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跪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蓋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刎，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言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在弒而以卒赴魯，是伯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薛魯國薛縣長

丁丈反註。薛魯國薛縣。正義曰：譜云薛任姓及下文同。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郟，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郟，湯相仲虺居之。

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夏戶雅。薛祖至之前。正義曰：定元年傳者薛之反。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是夏所封也。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卜正長。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大卜為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

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

春大流 卷之四 二十七 及古閣

春和疏

卷之四

禮記

庶姓至同姓。正義曰：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云：庶姓無姓者也。異姓，婚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

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

禮，主則擇之。註：擇所宜而行之也。諺音彥，俗言也。度，大洛反。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註：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疏

周之至為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獎王室，未聞離逃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敘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

春火流

卷之四

禮記

謂之宗盟，魯人之為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為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為比。為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註禮記云：朝覲爵同，姓在西面，北上。若然，案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眾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

相  
滕

春禾

卷之四

明堂

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作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諸大夫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侯之位亦引明堂位為說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為說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已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主國

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任音薛薛

齒列也○正義曰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用次列亦名為齒故云齒列也若若辱既寡人則願以勝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

侯○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

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大音泰公孫闕與穎

考叔爭車公孫闕鄭大夫○闕於音泰穎考叔挾輈以

走輈車輈也○挾音協輈挾輈以走○正義曰廟

挾以走輈輈也方言云楚衛謂輈為輈服虔云考叔挾車輈箠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輈服馬夾之若馬已

在輈不可復挾且箠馬而走非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

九軌也逵求龜反爾雅云九逵謂之九軌也○

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

春秋

卷之四二十九

及左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九達謂之遠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達為九道交出也今以為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達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註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達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遠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劉君以為國國皆有達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秋七月公會

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

傅于許城下○傳音附註同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蝥弧旗名○蝥亡侯

反弧音胡建壇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靈姑鉅皆諸侯

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各當時為之其義不可知也子都自下射之顛

顛隊而死○射食亦反下及註同隊直類反瑕叔盈又以蝥弧登

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

招也○麾許危反又許偽反呼火故反徧音遍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

莊公奔衛○遁徒頓反齊

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恭本亦

作供音同註及下同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

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以居許東偏○與

預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

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

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

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

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餽鬻也段出奔在元年

音胡說文云寄食鬻本又作鬻之育反又與六反

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餽寄食也以此傳言餽

以餽余口釋言云餽饋也則餽是饋鬻別名今人以

薄鬻塗物謂之餽紙餽帛則餽者以鬻食口之名故

云餽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

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

人得没于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于

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

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

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

媾古豆反謁告至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正義曰謁告也釋

重直龍反謁文婦之父曰昏釋親文也媾與昏

同文故先儒皆以為重昏曰媾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繫齊以享謂之禮祀



謂許山川之祀

○覆芳服反暇行嫁反禮音因齊側皆反本亦作齊

○至之祀

○正義曰釋詁云禮祭也孫炎曰禮絜敬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禮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禮享訓獻也言

絜清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者若其受許之土則當祭許山川

之祀

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

祀

圍也

圍邊垂也

也舍人曰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

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

此今

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

○賄呼罪反宇林音悔寘之

豉反置也亟紀力反急也下

註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

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

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反為

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桓公問於史

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謀取虢

郟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郟受之後二年幽王敗桓

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郟之地然則傳

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

虢郟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

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郟非獻

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

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

處之者謂寄帑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

身至新鄭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

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

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

也胤繼也

○大岳音泰

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

及古

卷之四三十二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言鯀為黃帝之後共工為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  
 別號周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肸  
 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  
 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  
 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  
 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  
 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岳許國是  
 其後也胤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胤繼世也  
**天而既**  
**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  
**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  
**而伐之服而舍之**  
刑法也  
厭於禮經至嗣者  
也正義曰  
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國家非禮不治社  
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  
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所以次  
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我

**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  
○度待洛反量音良下同  
相息亮反累劣偽反註同

**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

**叔者**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疾

**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  
○卒尊忽反註  
同豶音加猪別

**名行戶剛反註同詛**  
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為

**卒二十五人為兩此言二十五人為行者以傳先卒**

**後行豶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

**下唯有二十五人為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

**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

**行是也周禮之行謂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

**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潁考叔**

**春秋疏**

**卷之四 三十三**

**及古**

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  
用一殺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  
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  
不用二也殺謂豕之牲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豨豨者  
是牝知豨者是豨祭祀例不用牝且君子謂鄭莊公  
宋人謂宋朝為艾豨明以雄猪喻也

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

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刑於邪人嗟反下

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二邑在河

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鄔鳥戶反緱

為邪之田于鄭為邪鄭二邑而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

忿芳蘇忿至公也○正義曰成十一年傳曰昔

粉反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尚

書立政稱周公大史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

西沁七侵反字林先任反郭璞王蒼解詁音

在野王縣西南紕勅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

有陽城樊扶隰邲在懷縣西南○隰詳立反

茅在修武縣北○隰在懷縣西南○隰詳立反

○向舒亮反盟今盟津音孟州今州縣陘闕

邑皆蘇忿生之田橫茅隄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

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

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為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

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竟音

本作鄭。息國至息縣。○正義曰：世本息國姬姓，

音息。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

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干

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

云：其後東徙，故加新字。蓋本自他處而徙此也。君子是

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度待不量力。

詳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微辭，不察有

罪。言語相恨，當明微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鬪，犯

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韙

韙，鬼反。蒼頡篇：同喪息，浪反。○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

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

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

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

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

禮之舊制。○傳直。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

言

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告不須兩告乃

書○否音鄙又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

于策○凡諸至于策○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

故註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是諸侯有命非獨為被伐之命

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

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

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

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衛獻

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

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告辭

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

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

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

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而告乃

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

嫌

得

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宋

滅文仲歎而為言魯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

師出滅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

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

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

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修定悉因正策

之文○言滅否至乃書○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

否者明其滅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

失總謂理有曲直兵有彊弱也狄伐邢之類非欲

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

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口吳入越不書吳不

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知其不待兩告

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

宰官名○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為大宰諸侯

則并六為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為司徒叔

春秋疏

卷之四 三十六

及

須臾

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授桓位○為于偽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

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

邑○菟兔都反裘音求父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

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

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譖側鳩反弑音鄭人囚諸

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

尹氏所主祭○賂音路禱丁老反遂與鄭氏歸而立

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

尹

社圃園名○圃布館于寫氏○館舍也寫氏魯大夫

○寫于壬辰羽父使賊殺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

氏有死者○欲以殺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

誅之傳言進退無據○討寫氏有死者○正義曰劉

氏所弑公在寫氏而死遂誣寫氏弑君欲以正法誅

之君非寫氏所弑故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

不總誅之○欲以至無據○正義曰劉炫云欲以

弑君之罪加寫氏則君非寫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

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汗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無

據進誅寫氏則實非寫氏弑君退舍寫氏則無弑君

之人是其進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隱篡位故喪

禮不成也

立

集解本即下有也

殺公一社圃作弑公注殺



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  
 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  
 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  
 備矣○篡立初患反**既**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逆  
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詎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

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竊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舉下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修好於

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

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

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為文時之所隱

○好呼報反傳同近附近之近祊百庚反令力呈反**既**公以至所隱○正義曰成會鄭於垂既易許



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為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

秋大水

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

三祊田

事在隱八年又反復扶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

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

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

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偽反

朱

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為文故傳言為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註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為隱諱故也

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

也見賢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渝羊象反

變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

春秋

卷之五

五

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謹及闞及其歸也  
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也  
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注廣平曰原疏凡平原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  
土陂鄣下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  
凡平原出水則為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  
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注廣平曰原疏正義曰釋  
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注鄭伯若自  
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冬鄭伯拜盟**注鄭伯若自  
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  
誤疏使所注鄭伯至謬誤疏正義曰六年傳云魯  
大夫戌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  
闕文之類註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謬誤者師出

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  
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謹及闞是也今以拜  
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傳  
當云鄭人疑傳謬誤知非實是鄭伯為不見公不書  
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注宋  
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子**注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  
父嘉孔子六世祖疏後皆同督音篤注華父至

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  
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之曰美**注目逆至而美疏正義  
而注色美曰豔疏反美色也注目未至則目逆既過  
則目送俱是目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  
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為二事之辭色美曰豔

詩毛傳  
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國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

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音圭宋督至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

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

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

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

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

兩書各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

夷是督之君主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

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弑其君據

督為文而上弑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為文

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

言

牧荀息其意亦同註稱督至其君正義曰宣四

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

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

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

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

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

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為名因論為罪之狀內

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

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

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

孔父為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

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

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

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  
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  
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  
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

大橋

春秋左傳

卷之五

及右閣

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為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名則為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為規過非也

滕子來朝

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

黜此不發傳非為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為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為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為諸侯明能黜滕為子爵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宋

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成平至

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賂公

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

戊申五月十日郕古報反大音宋以至十日

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郕鼎是其備書之也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巳亥朔十日

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穎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上照反

穎川至鄧城○正義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穎川鄧城為蔡地其鄧

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

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帥所類反或作師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

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

敢

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傳例至策勳○正義曰

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為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情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紀不可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

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

賂故立華氏也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

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  
 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  
 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  
 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為賂于  
 偽反註除  
 為會一字並同惡其○言君子至其君○正義曰諸傳  
 烏路反婉於阮反  
 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於明理而  
 已不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洩冶之罪  
 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  
 諸君子君子者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  
 也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  
 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  
 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  
 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

言

似

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為  
 公怒始與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以既殺孔  
 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  
 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經稱至妄也○正義  
 曰傳言為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  
 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  
 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註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  
 四國為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  
 督乃更為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  
 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取財故遠言為會之本  
 指斥不可言四國為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為會之本  
 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  
 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為周公祊故  
 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為周公祊故故字在下  
 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為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  
 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為賂之下者以周公祊故其  
 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總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  
 可總而結之先舉為賂惡重所以云為賂故也然後

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  
 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  
 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  
 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  
 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為諱  
 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  
 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  
 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  
 無功不言諸侯會于扈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為  
 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  
 城緣陵齊桓為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  
 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為公諱不貶諸侯者  
 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沒  
 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  
 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  
 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致也文  
 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  
**宋殤公立十年十**  
 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一戰** 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公至公世○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  
 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  
 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  
 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  
 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  
 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  
 宋師在隱十一年  
 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  
**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  
 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 ○大音奉 已殺孔父而  
**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莊公公子馮  
 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 ○馮皮冰  
 反下同

以郕大鼎賂公郕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郕濟陰

城武縣東南有北郕城郕國至郕城○正義曰郕梁傳曰郕鼎者郕之

為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郕大鼎也公羊傳曰器

從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

人是知郕國所造故繫名於郕劉君難杜註郕國濟

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郕城郕宋邑濟陰城武縣東南

有郕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為郕國

所為宋邑劉以南郕北郕並宋邑別有郕國以規杜

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郕國郕邑何

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

其過如劉所解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相息

郕國竟在何處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

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飭室著儉也清廟肅

然清淨之稱也○著張慮反後不○君人至子孫○

與人為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

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

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

與度數文物聲名皆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

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

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

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

違謂遏絕違命之人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猶

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

○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

○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

○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



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  
 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  
 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  
 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  
 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  
 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  
 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  
 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  
 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  
 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  
 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  
 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  
 非獨文王故**大路越席**  
 以清淨解之**大路越席**  
 結草○越戶括反祀天車  
 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  
 君之車通以路為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

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  
 侯之車亦稱為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為大  
 故杜以玉路為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  
 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為  
 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  
 多矣註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  
 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為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徧  
 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  
 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註  
 皆以為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  
 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蟠以大路二十  
 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註皆云大路天子所賜  
 車之總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  
 穆叔子蟠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之總  
 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  
 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  
 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為一物豈清廟於茅  
 屋又為別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

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為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大羹至五味** **大羹不致** 正義曰郊特

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清鄭玄云大羹清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

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 **黍食不鑿** 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鹹甘也

**黍稷曰粢不精鑿** 黍稷至精鑿也字林作穀于沃反云

糲米一斛 **黍稷至精鑿** 正義曰釋草云黍稷春為八斗 **黍稷至精鑿** 舍人曰黍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

東人呼粟為黍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粢黍稷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

穀總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為

梁

他 鞞 下同

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稷為飯不使細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袞**

**冕黻珽** **袞畫衣也** **冕冠也** **黻韋鞞** **以蔽膝也** **珽玉**

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袞古本反黻音弗下同珽也

反徐廣云持簿手版也 **袞畫至持簿** ○正義曰畫衣謂畫

玄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

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

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

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

考工記畫績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

刺之故鄭玄禮註及詩箋皆云衣績而裳繡以此之

待火流

卷之五十二

及古

知

袞是畫文故云袞畫衣也袞衣以下章數鄭玄註司  
 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  
 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  
 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  
 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  
 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  
 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  
 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  
 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  
 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  
 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  
 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  
 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  
 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  
 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  
 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  
 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

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  
 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  
 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  
 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  
 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  
 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  
 玉珠七旒鄭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  
 法耳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  
 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纁冕  
 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  
 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  
 九侯伯鷩冕三采纁前後五旒旒有二采玉五子男  
 毳冕三采纁前後三旒旒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  
 二采纁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  
 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  
 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  
 令貴者下賤也黼鞞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  
 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

之故云黻韋鞞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  
 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註云古者田漁而  
 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  
 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鞞之  
 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為網罟  
 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  
 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  
 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易繫  
 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  
 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  
 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  
 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  
 象也知冕服謂之黻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  
 他服謂之鞞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  
 形故謂黻為韋鞞黻之與鞞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  
 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鞞云鞞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發首言鞞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為之凡鞞皆是

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鞞直色別而已無他  
 飾也其黻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  
 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云韍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  
 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  
 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  
 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是說黻之飾也玉  
 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  
 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  
 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  
 記傳更無鞞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黻  
 或作鞞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鞞  
 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鞞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  
 鞞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鞞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  
 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  
 絳故字或有為絳者天子之笏以玉為之故云珽玉  
 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  
 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  
 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

卷之五

簿

簿

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簿。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密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無所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爲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謂舒儒所畏在前也。鬪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故首末皆鬪，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

短於天子，蓋諸侯帶裳幅，幅若今行膝者，烏履。○幅音逼，烏音昔。帶革帶也。衣下曰裳。

○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膝，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膝。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膝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膝。邪，纏束之，故名邪幅。烏者，履之小別。鄭玄：周禮：履人註云：履下曰烏。禪下曰履。然則烏之與履，下有禪，復爲異。履是總名，故云：烏履。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烏，赤烏者，冕服之烏，白烏者，皮弁之烏，黑烏者，玄端之烏。其士皆著履。纁履者，爵弁之履。白履者，皮弁之履。黑履者，玄端之履。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烏。餘服。

水火流

卷之五十五

履禪

則履其王后禕衣玄鳥褕狄青鳥闕狄赤鳥鞠衣黃履展衣白履祿衣黑履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鳥其餘皆履其鳥之飾用對方之色赤鳥黑飾是也履之飾用比方白履黑飾是也

**統紘** 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

者 紘冠上覆 音延字林弋善反上時掌反下上下同

**衡** 維至上覆 正義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

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

以統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別男子首服亦然冠由

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

衡以玉為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

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

用則未聞統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

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統則統必織線為之

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

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

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

紘纓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

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

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

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

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

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

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

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

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

侯夫人織紘紘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

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紘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

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紘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正義曰

此上十二物

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觀禮謂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斑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斑有度也衮冕鷩冕裳四章鷩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屨人註云王吉服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王后祭服鳥有三等玄鳥為上禕衣之鳥下有青鳥赤鳥是鳥有度也統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統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紼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之所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上飾鞞下飾

○率音律鞞補頂反鞞布孔反鞞鞞刀削之飾藉在夜反削音笑

鞞

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

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觀禮註云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註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為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為幹也禮之言纁皆有玉共文大行人謂之纁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註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須有纁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以朝日公執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币每一币為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觀禮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有言纁率者故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中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中與

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歲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率積如今作燥頭為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縷綵其邊謂之為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綵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註讀縷為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為藻也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鞞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柎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鞞為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鞞而規杜氏繼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鞞厲游纓**鞞紳帶也一名大帶不可以規杜過也**鞞厲游纓**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臚前如索鞞○步干反游音畱註同鞞紳至索鞞○正義曰易膺於陵反索悉各反鞞紳上九或錫之鞞帶知鞞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神上帶為鞞帶故云鞞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

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革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繹辟下垂賈服等說鞞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註以鞞為小囊讀厲如裂縹之裂言鞞囊必裂縹緣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鞞革女鞞絲鞞是帶之別稱遂以鞞為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鞞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鞞袞袞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為袞言其施帶施囊耳其鞞亦非囊也若以鞞為小囊則袞是何器若袞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鞞即是紳帶為得其實游是旒之垂者旒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為之總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中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旂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其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其旂各如其命數其鳥旗則七旂熊旗則六旂龜旒則四旂故考工記云鳥旗七旂



以象鵠火熊旗六旂以象伐龜旒四旒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註云禮家說曰纓當曾以削革為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索帶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帶也案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鄭玄註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翦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不言就數飾與韋路同

**藻**尊卑各有數○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班以諸侯璆璠而璆璠是璆璠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厲有數也玉路十二旂金路九旂是旂有數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

**火龍黼黻**火畫

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

黻兩已相戾○黼音甫火畫至相戾○正義曰

以圓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

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

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

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孔安國虞書

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

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畧以明義故

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昭其文也

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昭其文也以文章

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

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比并是反

**車服**車服至虛設○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

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

錫

下同

揚

今勤零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註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為五色，加天色則為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錫音賜，馬面當盧。

鈴音令，額顏容反。鑣，玄巾車註云：錫馬而當盧，刻彼驕反，旂勒衣反。

金為之，所謂鏤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令當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

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旂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旂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註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

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三辰至之明。○正義曰：春官神土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

仕

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三辰至之明。○正義曰：春官神土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

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三辰至之明。○正義曰：春官神土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

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

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

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言也。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

洽

鄆。○寘之豉反，置也。邪似嗟反，雒音洛，本亦作洛。夏戶雅反，郊古夾反，鄆音辱。○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郟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蓋伯夷之屬。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

故曰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而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臧孫其有後於魯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

鄰

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近附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朱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為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羊姓顛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惠隱之好。○好呼報反註同○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爵飲酒

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音赦

置也舊禮記冬公至禮也。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

音舍禮記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

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面至不言

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

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

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

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

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隣國則親告

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

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

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

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總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

牲

告

此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

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

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

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

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勲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勲策

勲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

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

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

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

子書勞則策勲者非唯討伐之勲雖常事有以安國

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

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

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

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

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

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  
 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  
 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  
 罪已不以嘉禮同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  
 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  
 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  
 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  
 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  
 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  
 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  
 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  
 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  
 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  
 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准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  
 止公十七年秋齊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始得歸  
 而書公至自會足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  
 有諸侯之事焉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  
 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

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  
 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  
 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溫遂圍許經書  
 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相遂滅偃陽經書  
 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  
 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  
 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境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  
 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  
 公親伐之雖不越境動衆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  
 于廟也○**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  
 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  
 禪禪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  
 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  
 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  
 而總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觚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  
 觚觶而已爲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  
 故舍爵卽書勞於**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  
 策言速紀有功也

奉火充

卷之五 二十四

及古聞

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

會成事也。成會事。參七南反。音三上時掌反。初晉穆侯之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

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仇音求。其弟以千畝之戰

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

畝，意取能成其眾。千畝之戰。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

千畝，取此戰事。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

大夫。名如字。或彌政反。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

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

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夫名至生亂。正義曰：出口為名，合宜為義。人之

出言使合於事宜，故云名以制義。杖義而行，所以

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履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

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為政，以下民，故云政以正民。

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嘉耦曰妃，怨

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為始兆亂也。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耦五口反。今君

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

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

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替

他計。

火流

卷之五 二十五

反廢也少詩照反諷芳鳳反**詒**穆侯至諷諫○正義曰大子與

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大

子多仇怨而成師有徒衆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

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

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爲諷諫欲使之強餘弱枝耳人

臣規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已志非謂人之立

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與亡由立名善惡

引后稷名棄爲膏肯以難左氏非也**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于曲沃****詒**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

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傳之****詒**靖侯

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傅相樂力官反

**詒**靖侯至傅相○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

**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

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爲高祖

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

貴寵公孫爲傅相也此人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詒**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詒**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

**得立此一官****詒**側室至一官○正義曰禮記文王

宮正室守太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

知側室是衆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傳

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

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

用異姓皆得爲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廢所

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

於趙盾爲從父昆弟而爲盾側室然選**大夫有貳宗**

其宗之庶者而爲之未必立卿之親弟



者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適子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相輔貳。**  
○適丁歷反，為小宗本或作為大。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總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註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為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

**士有隸子弟。**  
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衰初危反。註同。復扶又反。別彼列反。殺所界。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下不冀望上位。○覲音冀。覲羊朱反。字林：羊住反。說文：云欲也。  
**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乂乎？**  
諸侯而在甸服者。○甸徒。練反。諸侯至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侯

要六服為中國夷鎮蕃三服為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數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

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

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

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

鄂侯鄂侯生哀侯鄂國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

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

刑音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